

书生独白

牛青坡
／著

SHUSHENG

DUBAI

SHUSHENG

DUBAI

SHUSHENG

DUBAI

外语／脱掉长衫

／不必生气／大

一边／

唱感十二则／

SHUSHENG DUBAI

大坐上“突突突”／家住黄土高坡／

／生于实／一不留神三十年／

河南文艺出版社

书生独白

牛青坡
／
著



◆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生独白/牛青坡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2.11

ISBN 7-80623-369-5

I. 书… II. 牛…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5639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印张	10.25
邮政编码	450002	字数	216000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印数	1—3000
经销单位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印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369-5/I·294	定价	1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序

张 宇

想牛青坡这人,有水平,人品好,算是德才兼备吧?在《河南日报》别说总编了,连个副总编也没有捞着。怨谁?怨他自己。他一直没敢想,也没敢往这儿努力。一个人,心里没有,就啥也没有了。老实和胆小害了他。想当官儿的人一般都胆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他不敢想,也就啥也没有弄成。干了一辈子,好不容易混了个正处,在正处的椅子上刚坐热屁股找着了感觉,因为年纪大了,又被“切”下来了。这时候纵然想到了人生的妙处,啥也整明白了,头发也整白了,晚了。

看过他的《书生独白》,我这样理解他。他并不是一个不想“捞稻草”的人。只因为我们这些人出身农村起点儿太低,就活得规矩。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又进城里当了编辑,总害怕砸了饭碗。这是一个做生意宁不赚钱,也不贴老本的人。打不住狼不要紧,别伤了孩子。于是,就把日子过得平常下来。想想也不后悔。像他这么年纪的知识分子,能够混到正处,还落了个好人

品,并不容易。所以你看老牛整天乐哈哈的,他一直很知足。人活在世上,能知足也不容易,只有知足了,才能够快乐起来。

别看老牛在《河南日报》干了一辈子,很少犯错误,写了不知道多少新闻稿儿,也得了一些奖,总也写不出惊天动地的新闻来。这就是他的命。因为他天生不是干新闻的主儿。别看他上班时候怪正经,只要把他弄到酒场儿,再有几个好朋友陪着,他的真正面目就露出来了。没正经的涮话一串串的,真正的是妙语连珠,能把别人笑得肚子疼。于是,人们私下里叫他语言大师。这时候我们才发现,老牛原来是个艺术家。如果他当年不干新闻,而是专写小说和随笔,只怕早就成大家了。这就是错位,一个人的天才和他从事的职业相左,互相摩擦着消耗着,就点不起大火来辉煌人生。

于是,虽然老牛早年也写一些随笔,但老是用新闻的语言甚至新闻的思维来写,一直和自己的性情接不通,就显得平常。大概他自己也着急。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多年,光着急就是不出汗。一直到他中年以后,好像觉得在世俗上也没有啥前途了,下笔才慢慢胆大起来。于是个性的老虎就放出来了,文章越写越妙,也越写越多,社会影响也大了起来。好像老了老了才华才横溢出来,人们才忽然发现老牛还是个弄家儿哩。

老牛的随笔“白里透红与众不同”,有两点格外突出,一是从个人感受出发,专写个人体验,自己出自己的洋相,又不得罪别人,把什么话也都说痛快了,聪明。这年头想骂人,会骂的都是骂自己。二是语言幽默,这不需要老牛努力,说涮话是老牛天生的本事。于是,你读这本《书生独白》的时候,读着笑着,真实有趣。如果再往大处和深处想想,又像老牛倒沫,从容自在,有滋有味,完全把人生的许多大道理都放到小处来说,以小针眼儿见

大无常,人生的妙悟和语言的妙趣化在一起,不得了呀!

于是我想老牛也不亏,就这么整,如果整着整着万一能够整得飘扬起来,一不小心整出个河南的语言大师,对社会的贡献就大了。

2002年8月

(作者系著名作家、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目

录

一、自我透视

序	〈1〉
年近半百考外语	〈3〉
老牛一行登华山	〈7〉
谋官心理	〈13〉
反思黄土地	〈18〉
最后一个家	〈23〉
享受清晨	〈27〉
得之于实 失之于实	〈31〉
酒场心态录	〈35〉
上海求画记	〈39〉
牛处长坐上“突突突”	〈44〉

新鲜玩意儿：“拉赞助”

..... 〈48〉

“一头沉”笔记 〈54〉

面对跳荡的音符 〈61〉

五十出头 〈64〉

“减法”人生 〈68〉

“三陪”老妻 〈71〉

咱对戏曲有缘分 〈76〉

“能大能小是条龙”

..... 〈80〉

少一点回忆 〈85〉

脱掉长衫 〈88〉

“打开窗户”之后的

尴尬 〈91〉

“退居二线”的杂感

..... 〈95〉

家住黄土高坡 〈102〉

关于升官的杂感 ... 〈109〉

谋官新招 〈113〉

寻求平衡 〈117〉

大学校徽升沉记 ... 〈121〉

二、社会点击

说说“叨菜”	〈126〉
历史学家风光之后	〈130〉
读胡耀邦同志的 最后住所	〈134〉
漫话春节送礼	〈138〉
笑声中的倒退	〈141〉
上台·下台及其他	〈144〉
以官为荣?	〈149〉
随笔二题	〈153〉
“假情假意假温柔”	〈158〉
角色转换	〈162〉
也说“把领导摆平”	〈166〉
“有特殊社会关系 者优先”?	〈171〉
“人走茶凉”面面观	〈174〉
担心“退休痴呆症”	〈177〉
且说“不要听专家 胡说”	〈181〉

不仅仅是当了“花瓶”		〈184〉
望时尚而兴叹		〈188〉
都市生活的享受		
与困惑		〈193〉
偶感十二则		〈197〉
板子,该打在谁的		
屁股上?		〈200〉
当妻子怀疑自己		
有外遇时		〈204〉

三、文化漫笔

不必生气		〈209〉
“万能评论家”与		
“文化寄生虫”		〈213〉
神化名家:“娱记”		
的无聊		〈218〉
戏子作风		〈222〉
新闻与谋生		〈226〉
“不怕蓝衫破”		〈230〉
感谢张宇老弟		〈233〉
大路朝天 各走一边		
		〈237〉

出书的滋味	〈240〉
漫话健莹女士	〈243〉
给曹雪芹挂个长途	〈247〉
谁来延续鲁迅精神?	〈252〉
《老狐狸经》宣扬了 什么“真经”?	〈254〉
中岳庙·向善与爱国 主义	〈257〉
文化现象三题	〈260〉
乔典运的顿悟	〈264〉
老编辑遇到新问题	〈269〉
近期报告文学的堕落	〈273〉
艺术视角变换的准备	〈278〉
戏曲为何难以振兴?	〈282〉
“仅靠数量、炒作, 无济于事”	〈287〉
名记者与新闻个性	〈292〉

给随笔更多的理解	
和热情	〈295〉
一专多能:报纸文艺	
编辑的智能建构 ...	〈301〉
一不留神三十年 ...	〈305〉
“天棚趣话”中的思索	
.....	〈310〉
后记	〈314〉

一、自我透视

年近半百考外语

对于当今的知识分子来讲,要想成为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似乎有三条出路:一是谋一官半职,二是“下海”经商,三是弄一个职称。这些年,虽有从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的大趋势,但位置毕竟不多;要“下海”经商,那“海水”也少不了风高浪急;对于多数人来说,弄个职称似乎更实际一些。职称是自己业务水平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有一些经济效益。例如工资可以增加若干,虽然数目很小很小;诸如分房、坐车什么的,也有一些好处。有了一个较高的职称,印到名片上,也是一件美事。知识分子大多很看重自己的名誉。如果追根溯源,可能还是儒家传统文化积淀的影响,不知分析对否?

但这几年评职称,需要考试外语。改革开放了,要同外国人打交道了,你是中级或高级知识分子,不会外语能行?要了解世界,不会看外文书能行?说的在理。

下级服从上级。考就考吧!

譬如我,从初中二年级(1958年)开始学习俄语,那时苏联是咱们的老大哥,俄语吃香。至高中又学,至大学又学到二

年级(1964年)。要说我也不算太笨,上学时外语考试基本上都是4分(即80分),时至今日,还能记住一些单词、句子和少量的语法。1986年申报高级职称,我就考过一次。那时考前请老师辅导,考试不受时间限制,从早上8时至下午6时都是答题时间。你要充分利用这个时间,大约在考场需要持续10个钟头。于是,进入考场的我们,有带着饼干面包的,有带着旅游水壶的;在中午12时前后,还有女儿给妈妈送饭的,儿子给爸爸送饭的,妻子给丈夫送饭的,丈夫给妻子送饭的。这许许多多的人,为了自己的知识分子亲属这一关键性的拼搏,所体现的爱心、关心,差一点使我流下激动的热泪。

卷子改过,我得了68分,谢天谢地。领导交代,成绩通知单大家放好,这次评不上,以后成绩永远管用。于是,我把这张小单子摸了又摸,恭恭敬敬地包好,然后放在办公桌的抽斗里。然后确实认为已经放好了,才“叭”的一声,将桌斗锁上。一纸重千斤,很像放一份机密文件。

那一年,我的高级职称未评上。但评职称过后几个月,领导宣布我担任副处长。想起小时候在农村和小伙伴们猜谜时常说:“公鸡头,母鸡头,不在这头在那头。”这次,也算落住一头,罢了!反正外语成绩永远有效,过一年半载再申报高级职称。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到了1991年恢复职称评定时,有关方面又突然宣布:过去的考试成绩只管两年,这次申报还需要重新考试。

我的天!那次考试无疑是脱了一层皮,还要再考!于是,新的一场战斗又打响了。听课时,我抢先坐在第一排,天天晚上到办公室里攻读。再看别的许多房间,过去夜里大多是黑

洞洞的，如今灯火格外辉煌。心想，干四化要都有这个劲头，准行！可现在却是为了这个职称。

考试前夕，心中不免还有些害怕。虽然上过一次考场，但还是怯场。恰如某些功底不扎实的演员，听开场的锣鼓一敲，心中七上八下。此时有人盛传，既然许多人对考试都有些情绪，肯定会想法对付。那意思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们会在考试上做手脚。

但大家觉得，这是使不得的。几十岁的人了，如若当场被抓，不说职称飞到天外，在省会新闻界也会臭名远扬。这样的新闻咱不能创造。

11月中旬的一天，阳光灿烂。带着准考证早早地赶到了考试地点：市内人民公园南边的郑州十四中。考试前的大操场上，男的，女的，头上飘着白发的，聪明的脑袋不长毛的……也有不少新闻界的同行。大家彼此只不过点头问候，没有更多的话语，很像一场大战打响之前短暂的宁静。考试铃响，于是，白发们，黑发们，不长毛们迅速走进考场。

但我们在考场仔细对号以后，人人大惊失色：原来考场排错了，这里是英语的考场。考试办公室安排出现了差错，而我们的考场是在西郊的郑州十九中，离此地少说有5公里。时间已经过了8时30分，人人急不可耐。考试办公室的同志一边安慰大家的情绪，一边临时调车，轿车、吉普车、面包车一齐上。等我们赶到西郊考场时，已经是将近10点了。人人怨气冲天，有关方面答应我们这个考场时间向后顺延两小时，以保证大家不受损失。

临到监考的老师上场，原来其中一位是我们大学的校友。我们的目光对接了一下，心中几许轻松。